

测绘者
是实际上操作和管理的
是指导和监督的
是看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酒杯上用汉语刻上的唐诗。一饮而尽。“好诗！好酒！”

“你懂的吗？”阿空加瓜好奇的用标准语问我。

“想不到你对古代文字也很有研究。”
“这种文字很古老，但现在仍有使用。”
米尔斯插嘴。他是我的好朋友，对我很了解。

“哦？”阿空加瓜很感兴趣。“谁会讲呢？”

“我就是。”身后传来悦耳的声音。

我急忙回头，一个漂亮姑娘就站在我身后，双手扶着我的椅背，微笑着看着我。正如我想象的那样，黑眼珠，黄皮肤，黑色的短发。

“我叫喜子拉雅，你呢？”她用流利的汉语说话，声音虽不大，但听在我的耳朵里却有如发动机的轰鸣一般。

我实在没有想到在这里会遇见同胞，虽然说

本来不算什么大事，即使政府得知，由于专业需要，许也会网开一面。

第 2 页共 页

国家，~~香港~~早已融合，政府也鼓励民族杂居。
可是实际上由于文化差异和交际的原因，~~人们~~
~~仍是按族聚居（确切的说是按语带聚居）~~猪户座方向是西班牙语区，我来过
~~香港学习，六年了，~~汉语只用来自言自语。家~~旅京居住，~~她也用标准语，“进来
吧，别发呆，一点礼貌也没有。”比利牛斯
大声提醒我，虽然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但也请楚我光张嘴不说话不大合适。毫无扭怩之
态。“你好，我叫昆仑！”我回过神来，结结巴巴地说，用的是标准语。桌子旁的人听清
了，忍不住哈哈大笑。仍用汉语
青喜了脸色只是微了一笑，又问道：“你怎么
不讲汉语，来这里六年，忘了吗？”~~故地重游~~
我立刻恢复了镇定，我确实在十二年前
来到塞维利亚~~星区~~，不过是偷渡，因为家里
不同意我投身于测绘工作，只好离家出走，过
了三年，家里态度软了，于是悄声补好正式手
续，成为技术移民。这些事别人毫不知情。在
好朋友帕米尔也只知道我是从兰州星区来的。

本来不算什么大事，即使政府得知，由于专业需要，多半也会网开一面。

第3页共页

业学生可是她，喜子拉雅的女人竟熟了和指掌。她心中大吃一惊，仍用标准语回答：“不，我没事。只不过这里这么多朋友都不懂我怕怠慢了这些朋友。”说着一指圆坐桌也约七十五人，“请问小姐来自何方，有何贵干？”去不正觉得“我家在燕京星区。”她也用标准语，“我来这里——是为了陪你。”拿走一张椅子放在她旁又是三阵大笑，帕米尔和比利牛斯笑得尤为放肆，可喜子拉雅却表情自然，毫无扭怩之态，也不像是开玩笑。她是那么的不苟言笑，但是，她就是最后一名船员，我心中忽然一阵狂喜，本来测绘员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大好青春尽葬送于此，于是船员尽是成双成对，帕米尔和巴塔哥尼娅，比利牛斯和坎塔布莲，拉普拉塔和格雷戈斯，学校中也鼓励同学恋爱，实在不行，便乱点鸳鸯谱，两人登上同一条船，成了不成你们俩看着办了，而我将乘坐的未来沾染瓦罗号共十名船员，倒有三对夫妻：非指长阿巴萨瓦吉多引参加过一次测绘工作，表姐阿空加瓜笃信宗教，不言婚嫁，还有我

三十六出头你未婚，明知道带千名船员很有可能是“分配”给我的。但没想到竟是一位漂亮姑娘！

“比利牛斯笑声不免，用力拍着我的肩膀，‘好小子，你没从学校里带出一个来，我们正觉得惋惜。没想到运气这么好！’说如吃了蜜，她作为坎塔布莲则因从丽，拿出一张椅子放在我的旁边，示意喜子拉雅坐下，喜子拉雅也不推辞，反而大方地坐下。行者略测全局，可得先笑后笑，对这一事倒是很也不感到奇怪。等大家笑够了，仍旧举杯喝酒，端盘吃菜，好好的享受这一顿最后的晚餐。

这塞维利亚是也填星区，向来便是苦差，富有的测量者们便由此出发，去确定远方星辰的坐标，绘制星图。这一去，也许永不回来了。所以这里的餐厅对测量员的最后晚餐总是免费，而且保证食物丰盛，酒水充足。餐具也是精致，酒杯上常用各种语言刻上诗文，内容自然是离别一类感伤的内容。

酒足饭饱，起身告辞，直奔窗口，一个可

停泊十艘宇宙战舰的巨大船坞中，只停了一艘船。这正是我们即将度过半生的地方。卡米洛·纳瓦罗等。砰”的一声关上了舱门。我从比“这么大！”喜子拉雅吐出舌头，相到“是啊！”我随声附合。我已觉得喜子拉雅有些奇怪，她怎么会对我情况如此了解？她作为燕京星区的人怎么会有到罗塞维利亚来。虽说燕京不是边境，可要从事测绘工作尽可以留在汉源区，有三个华行省测绘局可供选择，为什么要到罗塞维利亚来？不过，反正她现在也算是“我的人”了，上船后好追问她就是了。

“我是指令长阿巴萨。”船坞前站着一位老人，身着考式制服。“上船吧。”是你们的命令。房门上走上舷梯时，我忍不住回头，我最后看了一眼木头做的世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大家都回头眺望，除了阿巴萨，阿空如风和喜子拉雅，那自然的金属光泽是通向未来的窗口。其余的东西也都不再美丽，离开木头的蓝色通道而去，反而慢慢留在后面。

测者。走到尽头就是最高的甲板，外面的舱门已经关上。船上脚下微微震动，舷梯收起，外面的舱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心里一哆嗦，从此便与花了世界绝缘了。看了冰冷的舱道，想到一生便要在此度过，心中不禁黯然。直经几公里的神形飞船大部分都是能源与给养，真正的生活区不过是核心的一小块地方和乘员电梯直达。水平的移动一定会自己送到达飞船中心。电梯管道的周围，放射分布着七、八条通道，地板和舱壁漆成不同的颜色。阿巴萨这时开口说道：“这几条通道通向不同的地方。”“请，我想马上坐下来，享受一下。”他指着绿色的一条说：“这是你们的宿舍，房间号早就分配好了吧？”不等我们回答，又指着蓝色的一条：“这是通往会议室和餐厅的。”黄色的一条通向娱乐区，而有一条通道没有任何颜色，自然的金属光泽是通向驾驶的工作区。其余采阿巴萨也不予说明，迈开大步沿着蓝色通道走去。我们紧跟在后面，因为采访

通道并不长，走到尽头就是两扇木制的大门，装饰华丽。与船上那些金属铿锵有声的铜门大不相同。阿巴萨推开门，我们走了进去。

会议室极宽阔宏大，令人心情一下子舒畅起来。我立刻省悟到，测绘船上的房间装璜故意模仿地面建筑，就是为了令船员不至于有背井离乡之感。我曾在海军潜艇部队服役，感受过细长的通道和狭小紧凑的船舱，固然高效充分地利用有限空间，但的确让人心情压抑，果真了孙要得精神病。

一侧的墙壁是投影屏幕，面对着它是一张弧形长桌，后面有二十多个座位。阿巴萨过去在正中的座位上坐下来，阿塞加瓜坐在他的下面，其他船员一对对的走过去坐下。我坐在阿塞加瓜坐在长桌的左端，萨雷坐在我的右侧，我坐在长桌的右端。喜子拉雅靠着我坐下。一时间人们都不说话，等着阿巴萨开口。这是第一次会议，想必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向半辈子就要在他翅膀下生活了，可我们对他这一生都不了解，不过我知道，作为测绘

的指令长，是经过了严格训练和考核，既不是无能之辈，也不是暴君。

我这时才有机会观察阿巴萨。他满脸皱纹，像三、七十岁的样子，眼皮耷拉着，脸上肌肉松弛，看上去没精打采的。阿巴萨忽然看了我一眼，说：“如果我不在了，由大副晶白，再二副帕米尔，第三副阿空加瓜依次接替。”

在什么都没说之前先这样问了，真是寒气。不过听在我们的耳朵里却不高么别扭，毕竟人心情都很沉重，既然选择了这个要命的职业，对这些事情就得有心理准备。

为了确保运输顺利，船上每个位置都是两个人，一来可以相佐证，二来可以为替补。阿巴萨和我是指令长，帕米尔和阿空加瓜是武官，比利牛斯和坎塔布莲是机械师，拉普拉塔和格雷戈里奥是程序员，巴塔哥尼娅和喜子拉雅是文化专员。其实一般的飞船上只有八人，武官和指令长是二合一切，武官也没什么特别任务。只要在开动防卫系统，并于

在关键时刻启动自爆程序就完了。不过船子两个许，真是件好了。

阿巴萨用沉重的口气开始了。沉闷的会话：“从舱门封闭那一刻起，我们就算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艘船上，我们要度过余下的岁月。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和平相处融洽。我只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自己促进了解。”技术说完是她看着我，希望能从我开始。但我想先说一下有关于船长。虽然在高速飞行时你保持青春不会衰老，可一旦进入常规飞行状态的话，年龄增长速度会变快很多。一般来说飞船的速度越慢，年龄增长越快。但通常飞行距离长，衰老的速度也会长得更快。所以你们为什么选择这个？不过跳跃需要精确的计算度数，而且要飞到哪里去。于是林肯高速飞行的测距船便出发了。因为是测完半径之外跳跃飞船使用的是八号世界航。我们遇到了未来武人。他们是因为我们遇到的唯一一种族。很遗憾我们没有采取和平的方式方法是跳跃飞船第一次远征。我们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在返航的时候就

景色：史前森林大火灾事故。由于森林大火，我今年三十岁才参加测绘工作显得老了些。其实我的成绩在学校内并不是很突出，说起我选择测绘工作的动机，就是唐古拉大修灾害，凡搞过这一行的人都清楚，教科书里清楚地提到过，但我还是想再啰嗦一遍。（十

个世纪前，人类刚掌握超光速飞行技术，于是迫不及待的出发，去开发宇宙。但是超光速飞行有个弱点，虽然在超光速飞行时可以保持青春不会衰老，可一旦转为常速飞行衰老的速度比平常人要快得多，一般来说是没有规律的，但通常飞行距离长，衰老的年头也长，反之则短，所以人们又发明了跃进技术。不过跃进需要精确的计算座标，否则不定会飞到哪去。于是以超光速飞行的测绘船便出发了，目的是测定坐标，以便跃进飞船使用。

八个世纪前，我们遇到了卡尔玛人，他们是我们遇到的唯一一种族。很遗憾我们没有采取和平的方式，这是跃进飞船第一次远征。我们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在返航的时候就

发生了史称唐古拉大灾难的故事。由于至今我们所采用仍是以为太阳为原点的黄道坐标系，而在远航时的指令是从原点，即没有西航时的指令是回到原点。于是整支舰队齐刷刷落入太阳。无一幸免，而当时指挥官布古拉少将正是一名华人。于是掀开了第一次反华浪潮。公正的说，这次事故纯属偶然，当时的测绘误差就大于一个天文单位。即使命令返回地球，也不可能落入太阳。后来，人类有史以来最荒唐的议案被通过：驱逐居民。因为未能征服卡尔哥人，当时的28英格兰省扩张受限。于是与一个殖民行省多萨居民可把罪责留给了华人。九亿人的大迁徙。不过却也使三个汉语区的三个行省连成一片。这些年来大家都知道测绘技术不精是唐古拉灾难的直接原因。我又是个讲汉语的华人。我认为投身于测绘事业是应当的。

阿巴萨：不止一次的安慰他。天道酬勤，
我这是第二次参加测绘工队。很奇怪吧。
一般说来，测绘员如果能活到跃进实验室成功。
come from
尼泊尔

还有回 ~~中国~~^{美国} 可能，不过那时候船员们已经老态龙钟了，这次上次我参加的是一次短程飞行。 ~~虽然~~^{虽然} 后只考了四十九年。按照政府的优厚待遇和我的身体条件来说，领上几十年养老金没有问题，可是我不愿意，我宁可回到外层空间，和我的船在一起，别认为我是那种古典式的船长，坚持船在入港，船亡人亡，本来这艘船是政府的财产，^{叫船吗？} 我和我妻子都是船员，^{船员} 我们的感情很好，在飞船回到常速空间后不久，遇到了大陨石，全体船员遇难，而我和妻子在货船准备清点设备，设备开始工作，所以幸免于难，我飞快的衰老，可我妻子衰老的更快，而且由于飞船上的小型跃进装置损坏，备用装置也毁了，在我们搜集的数据无法送回 ~~地球~~，返回 ~~地球~~ 也成了泡影，我劝妻子，让我们在这里生活下去吧，营养够用几百年的，她大喊大叫，由于恐惧自己的衰老，精神有些不正常了，我不止一次的安慰她，无论她多老，我一样会爱她，可她始终不能平静下来，后来我漫无奇想，修好了发动机，启程开了回

来，(我们都“咽了回去”)飞行中她不再痛苦，情况好了一点，可快到家的时候，她忽然昏迷了!(我们又“咽”了一声)，因为无法忍受又一次的痛苦，不能忍受那皮筋发的自己陪伴并不看在眼里的丈夫，我在伤心之余，变卖家产买下飞船，预支了三十年养老金，修葺一新，并以妻子的姓氏卡米拉·纳瓦罗命名，从而有了这次航行。可能你仍觉得我刚才明摆着我是回不来了，就让我在外太空陪伴妻子吧，还剩下几百年的寿命，够吵得不可开交的，我是波斯人，对尼波斯，一个很小的民族，现在我只在地球上，有那么几千万块及几十万移民分散到各个星区，基本上已经被同化了，我就不给你们讲波斯语，对自己本国民族的支持也所知甚少，所以我对尼泊尔非常羡慕，他可以理直气壮的讲自己的母语，都谈起自己民族的宏伟，因为现在他的民族最强壮，人类所能施展的恒星系也就三十九个，汉语区三十六省占了十五个。

人口超过半数，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也接近一半。况且夏、商、周三省又空前团结，你还能想像得出更好的形势吗？一个华人的道行，^②当需要重于其他什么民族的人，可是当年大选案为什么被强行通过？为什么华人抗议无效？因为当时最强大的是讲英语的民族，实力就是一切。现在联邦参议院中，地球将区只有一票，众议院中也只有一票（这还是特例，要是真按人口比例，一票也不少）可是地球上还剩下几百个民族，彼此吵得不可开交，仅有的一票也是弃权。这种情况很可能永远下去了。哼！几个强大的民族，几十个发达的民族，几百个弱小的民族，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现在各族公民区的学校都把汉语作为第一外语，因为平均遇到两个就要同华人打一次交道，几乎每个人都能引用几句孔子老子的话，因为研究中华文化和已经成为时尚。谈起汉语，华人~~人~~都是敬仰、尊重、最起码也是严肃的态度，可是谈起波斯就不一样了，或者是居高临下的好奇，指指点点，~~对~~

的被刺伤，或者对弱小波斯的窘境表示怜悯，
 我的民族自尊心善忘的被刺伤，或者随口讲
 了几句侮辱性的悖语，我的民族自尊心恶忘的
 被刺伤。我心中清楚的很，因为我的民族很弱
 所以别人可以借以表现幽默感，可以借以倾倒同情
 心，可以发泄好奇心，我对此却无能为力。只
 有深深的自卑，正是因为我的民族自卑，才
 会总感觉到别人刺伤了我的自尊心。若是昆仑
 遇到了这类问题，恐怕就会一笑置之，根本不会
 落在心上。我就不一样了，对我来说民族自
 尊与民族自卑感是一回事。其实我们的
 兴趣
 加快 其实我对宇宙航行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我的民族生活在地球上可能永远这样了。虽然
 法律并没有禁止我们参与远航，可是整个地
 球也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况且丰经几百光年
 以内的国家均被占领，我们哪有空间？实际
 上我们已经被剥夺了探索宇宙的权利，被摒
 弃于 Developer Studio 之外，于是我就发了狠心。
 作为波斯民族的一个人，我也要参加到开发宇宙
 的事业中。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不可能在核心部门

供职。于是我试到了这里的工作机会，而且都
认为是本末倒置的，是错误的。对此我
阿宽加瓜不以为然，我自己理智所能把握范围里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我是一个地黑人，不是
有病的白人。在我三十二年的生命中我不知别人
误会过多少次了或我不否认自己是卡尔白人和大地
黑人非常相像，我所不能容忍的是别人指着
我说“卡尔白人”那时所表现出来的轻蔑，即使
是对真正的卡尔白人也不能这样。虽然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科技的进步可以使我们的
生活过得更好，而宗教则可以使我们的心灵更
加安宁。为什么历史上许多大科学家到了晚年
总是皈依宗教呢？因为他们明白，科学并不是万
能的，它并不能解决一切。

我所提到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原来尔民族信奉伊斯兰教，西方人
信基督教，东方太则信仰佛教与道教。现在
虽然这些宗教的教义早已被人们嗤之以鼻，但
它们的影响仍在，并且成为各民族文化中最基
本的部分。已经纳入联邦版图的他们享有公民权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且都认为只有本族的观念才是最正确的。对那些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人，在自己理智所能把握范围之外的人和事极端的不信任。现在各民族互相了解了，互相尊重了。于是有人提出了什么“泛文化观”，叫成熟的文化自信。可是一旦遇到了自己视作从小的文明，看亲人来并不像自己嘴上所说的那么宽容，那不流畅的语言能沟通。我是个黑人，~~黑人~~历史上从来没有虽然有过自己的政权，却从来不肯拥有宇宙开发的能力。其它的黑人都作为其他国家的成员，说的一点，是作为其他民族的附庸。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现在有多少黑人还会跳萨满舞呢？我也不再有自己的见解，不如参加测验队。

我不掩饰我对阿尔及利亚的同情，实际上大地上那时阿尔及利亚人有普遍的好感，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决不是因为相貌相似，恐怕我们担心阿尔及利亚成为第二个非洲。我们不用阿尔及利亚砍甘蔗只是因为我们早已发明了收割机。阿尔及利亚已经纳入联邦版图，但他们享公民权。

就像我的祖先争取人权一样。

我总在幻想，有朝一日，各个民族种族的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可是现实并不是这样。当初天地人的科技比阿尔罕人发达，所以是我们发现了他们。而不是相反。可是我们为了什么开始战争呢？当时的借口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真是永恒的谎言。

我始终相信，总有一种不流血的方式能够沟通两个陌生的种族。我希望，在再次遇到~~种族~~的种族时，我们能够对对方的生活方式表示充分的理解，才能够以温和的方式告诉对方我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不过我也是少数民族。

像帕米尔一样，即使进入政府相应机构，也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如参加测绘队，也有可能进行实践。虽然只有一两次机会，但~~没有~~比利牛斯，也没有。可是现在，我从不预设自己的一生。我从记事的时候起就是个乞丐。又在格塞维利亚流浪，要整天饥一顿饱一顿。有幸的是这里气候温暖，我没挨过冻。但现在想起来，仍是不愿

回忆的经历

直到有一天，一名政府官员把我带走，从此我每天可以吃饱穿暖，可以上学，从此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了。

到了十八岁，福利学校告诉我们要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到此为止。今后必须自己谋生。若要继续学习，必须自己筹集学费。除非……除非上测绘学校。根本没有办法选择。

我不否认校长的话中有某种暗示的成分，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政府急需测绘员，而且是长期的。大量的需求。我父亲为这个拯救我的社会作出贡献，也不忙社会培养我十年。

当乞丐的时候，我经常猜测自己还能活多久。一小时？一天？一个月？到了之后又会怎样？我倒毙街头，癌症发臭在污染环境。很快被拖到垃圾堆被细菌分解。弥留无声无息一点意义也没有。可是现在，我从不预测自己的生命。反正这希望是政府给的，又不是我自己给的。只要在死之前能作几件有用的事就可以。如果能选择的话的话，并且这样死，实

防止我已經選擇了名字。每天拿著一隻鉛筆，
我是大大的長大的。對未來的
塔布蓮，可是可憐的大奇是一隻巨龍。

我出生在貧民區，父母都失業在家。我是
家中四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但我不下
來這八年，父母和兩個姐姐一個哥哥都相繼离
開人世。哥哥只是感冒，在貧民區卫生条件很
差，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医疗设施。全区
一千多人大只指定了一個医生，而他的诊所也在
二百公里之外！主要是因为他是誰的選擇。

至于教育就更不用提了，一般的學校根本
不在。政府每周派下來教書授課，一般
都是附近學校的青年教師的社區服務。在空地上
挤滿了九個孩子，課程前后不连贯。各个
年級的課程混在一起。老師从不在意，只叫學
習嗎？可是我當到了不少東西。在八年前，我
上了中學，我想，我有機會進去。現在已經
忘記全区人捐款為我湊學費，送我上學。我也
用功學習，一直到中學畢業。那張在這四年，政府
要改造貧民區到四年的居民沒有房子瓦了。如

果搬进政府提供的住宅，每天要交一笔钱，虽然这是对居民的优惠，但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简直不成问题。可穷人却是一笔巨款。

我作为自己承担学费的学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我选择了测绘专业，于是得到了政府的巨额补偿，用这笔钱可以安置两个家庭。我只能做到这个了。

普拉塔：和我一样同样原因选择了他。我选择测绘是因为这是我唯一的选项。我生于普通的职员家庭，生活一般。从开始上学起，我的成绩就很理想... 其实就是很差。勉强考上中学，已经很努力了。父母希望我接受高中教育，所以当初逼我上普通中学。其实我本来想接受职业教育的。但一下择业面窄了。我的成绩考不上热门的专业，甚至是普通的专业也成妄想。只有机械类，现在已经高度自动化了。谁还搞机械呀！（除了最基础的修理，其他工序都用计算机来完成。）完成学业后，我很难找到象样的工作。要么当小时工。

上门维修一些老式门锁，儿童玩具，要么失业。我父母很好面子，宁愿让我闲在家里也不让我出没工厂。我却没脸呆在家里，所以报名来测绘局。父母都入了养老保险，加上政府的补偿金和我的第一份工资（很可能是唯一的工资），没有我的照顾也可以过得很好。我要自己养活自己。阿雷普拉塞丽过几十年，就是我的格蕾丝。阿雷普拉塞丽过几十年，就是我的

我生下和拉普拉塔同样的原因，选择了和他同样的专业。我本来可以去接受礼仪培训服务员，因为我长得漂亮，但我还是报名来测绘局，也是因为我长得漂亮，我的专业是现在我对自己的相貌很自负，每年认识我的人知道我来测绘局都会说“可惜了”，因为即使不找工作，富人都会过得很好，可我知道，并我虽然漂亮，但并不聪明，现在谁都知道智慧比相貌更重要，有钱人即使娶了我，也不会和我生孩子，而只是在玩弄我罢了。将来儿子珠黄，同事可想而知，才华横溢，著述甚多，想在那一天在测绘局超先飞奔时，我不会害羞，我

将保持我的美丽五十年，一百年或更长。别不信，我在报名表的备注一栏中写上希望参加最长的飞行，看未被批准了，至少也得有一千三百光年吧。说来好笑，分配前局里有个送来官试图勾引我上床，许诺给我安排最好的旅程，被武哥骂了一顿，他大概猜不到我要追寻之路吧。哈，你猜我将在飞行结束后九个月内老去，可我曾经美丽过几十年，这是我仅有的一次了。（泪流下来）

可我甘心 * 热情 * 永远 * 下巴
巴哥姐在大陆留下孩子或留下苦行，孩子
我不可能是最傻的一个，其实我的手业是现
代文学，想不到吧，只不过毕业后找了个办
秘书的工作，生活还可以，我在业余写点文章
投稿，可是从未发表过，一次也没有，可这并不
说明我对自己的命运有什么不满，事实上，我对
自己的水平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在这里，到处
都是各来的文人，他们或者，是闲人，以及学为
消遣，或者真的才华横溢，著作等身，想在一
介愚出来真不容易，要写出读者认可的作品。

或者说是偏僻不可的你太不容易了。要想写得流离奇，我没有那么高的智力。要朴实自然，贴近生活，我没有那么丰富的阅历。去当记者，采访什么政界内幕，我又没有那个胆量。只好日以平庸地过一辈子。这和我上大学前的梦想相差十万八千里。我很快就要成为历史上的一粒尘埃了。在我死后，我的个人档案也不过保留一百年，然后被别的档案取代。从此我便消失了，不会留下一些痕迹。

可是我不甘心，要想让自己永远活下去，只有两个办法，留下孩子或留下著作。孩子不一定会有出息，我选择了后者。

关于测绘工作的作品不知有多少了，可那一本是真卓可靠呢？即使有什么幸存船员叙述之类，说话人也老得不成样子了。可我毕竟受过专业训练，敢是有备而来。从船上见闻为素材写出的作品，一定会流传下去的。

* * * * *

善子拉雅：

最后是我，我的理由要更简单。

我想你们都看过古老的科幻片吧，各种飞船在太空中飞来飞去，很壮观，可我亲自去坐就不是这种感觉了。不是全封闭的公共交通车辆，而是远程的跳跃航班。我说想坐那种老式的飞船，他们说除非你去测体温，我就走了。